



微型报告文学选

著名作家评点

北京晚报 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微型报告文学选

——著名作家点评

北 京 晚 报 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新亚 高立林

微型报告文学选

北京晚报编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土城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25 字数85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7—80037—125—5/I·26

印数：1—15,000册 定价：1.00元

序

徐迟

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的结合体，它既有所报告，且用上了有相当文学味道的生花妙笔。在我国，报告文学已成为群众喜闻乐见，争于先睹为快的一种文学形式，发展得很快，大有前途。

近几年里报告文学颇有一种向巨型发展的趋势，写写就是二万多字，再多多到了十来万字，一篇就成一本书。这也是好事。当年中国有个范长江，美国有个斯诺先生，都是名家，巨大的作品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很有些报告文学作家在写这类巨型作品，有的已经得了奖。将来自然会出现更多的鸿篇巨著，也是读者所需要的。

与此同时，又兴起了一种微型报告文学，例如本书就集有五六十篇之多，每篇不过千字左右。这些小小报告文学，读起来非常亲切，朴素而且玲珑，没有拉开架势，毫无宏伟建筑的规模，只是娓娓道来，听起来也很动人，文字优美。现在许多报刊在提倡它们，响应者不少，不能不说是一桩好事。

我很喜欢看这样短小、精炼的微型报告，它似乎更符合于新闻报道的要求，好象发新闻电讯那样抓住要害，很快就说得清清楚楚。斟酌字句，而又反应迅速，不失时机，而又

写得幽雅，有味，优美，动人。这是应当提倡，应当推广的。

我们这本书就可以起这个作用。

因此此微型报告文学集，写此微型的序。

一九八八年四月廿五日

北京翠明庄

目 录

序.....	徐 迟 (1)
冬之歌.....	刘 静 (1)
陈祖芬 点评： 报告文学的价值	
——读《冬之歌》.....	(3)
一张素描.....	曹跃进 (7)
周 明 点评： 理解与支持比什么都宝贵	
——读《一张素描》有感.....	(9)
街头意识.....	郭建华 (12)
韩少华 点评： 意趣在折射中	
——读《街头意识》.....	(14)
扶贫.....	高若虹 (16)
官司“专业户”.....	邓书煤 (18)
超越——终点在前头.....	常利民 (20)
生活在死者中间.....	袁一强 张建新 (22)
洁白的梅花.....	徐溪田 (24)
不会笑的王工程师.....	吴建国 (26)
粘.....	张东汉 (28)
表针，已指向十点.....	徐 慎 (31)
女镇长.....	张永顺 (33)
唐山有一颗明亮的星.....	张建文 (35)

家庭·····	娄亚昆	(37)
往事没有消失·····	刘连勇	(40)
为了失踪的少女·····	张 梅	(43)
我的家·····	张丽红	(46)
妈妈，你怎么哭了·····	柳 浩	(48)
爸爸要什么·····	张 健	(51)
卖豆芽的小老乡·····	黄传会	(53)
执著的人·····	李永元	(56)
喂牛·····	王 坚	(58)
向社会证明·····	王思宇	(60)
修脚·····	疏 友	(62)
高中三年·····	尹世霖	(65)
让世界充满爱·····	邓向东	(68)
她的爱·他的爱·····	王纪仪	(71)
特区卫士·····	吴威加	(73)
法庭上的吻·····	韩晓冬	(75)
秋实之死·····	刘保国	(77)
“中国制造”的故事·····	罗仁基	(79)
中国女焊工·····	曹嘉祥 高昆	(82)
厂长·····	周志强	(84)
滴进夜色的泪水·····	刘国春	(86)
前面是急转弯·····	沙 雁	(88)
巧遇·····	丁 倩	(90)
辩护律师·····	杨佩璐	(92)
顽固疙瘩·····	王凤梧	(95)
二十把椅子·····	一 兵	(97)

飞往成都的电报·····	张建文 (99)
农民的儿子·····	张庆华 (101)
在京密运河北岸·····	王 森 (103)
垃圾桶里拣来的慰藉·····	何君倬 (106)
面对着死神微笑·····	沈志鹏 (108)
美的祝愿·····	刘建伟 (110)
蚂蚁，十万火急！·····	张东汉 (113)
请记住中国·····	邓 壮 (115)
脚印·····	刘连勇 (117)
盲童看见了北京·····	郑渊洁 (119)
鱼·····	陈欢歌 (121)
风流纪宇·····	文 河 (124)
写在《冬之歌》获奖后·····	刘 静 (127)

冬之歌

刘 静

1984年那个难忘的严冬，在东郊一间四面透风的农民房里，寒冷包围着我，病痛折磨着我。我诅咒着冬天，可怕的冬天怎么度过啊？

“孩子，又病了？”她——我们京棉一厂图书馆管理员黄君曼老师来了。

她摸摸我那滚烫的前额，母亲般慈爱地说：“咱搬家吧，孩子，厂里给了我两间房，我就是为这来的。”说着她连房条带钥匙都放到了我的床前。

我愣了。

房，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结婚一年了，我们已经搬了两次家。一次农家房东大哥要成亲，一次是多年失修的房子已快经不住暴雨的吹打。房，你是我们夫妻的梦呀！

房，对她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她有着30年的工龄，马上就要告别她的岗位，而她30多年一直客住在别人的房下。我知道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拆散了她的家庭，只剩下她孤身一人，熬到了别人儿孙满堂的年纪。房，意味着她晚年的安乐啊！

而她却要把房让给我们——与她非亲非故的同事。

“不，不。您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房，我们怎能……”

“别说这话，孩子，我过过你们今天这样的日子，我有

了条件怎能不帮你们一把！再说，我也需要你们做伴呀。”亲切的话语就像妈妈在安慰孩子。我哭了。

从此，我们三个姓氏不同的人组成了一个新“家”，一口锅里吃饭，一盏灯下读书、交谈。

两年过去了，我们可爱的小宝宝给我们的“家”带来了无尽的欢笑，无情的岁月又使她增添了许多白发。

突然有一天她对我们说：“咱厂前纺车间小傅的爱人要生孩子了，可借到的房子又已到期，我想，把我那间小房给他们用吧，我一个老太太总会有办法的。”

在1986年初冬，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她悄悄离开了“家”，又开始了寄居他处的生活。

那晚，当我们发现她留在桌上的钥匙时，我们四人，不，我们六人追了出去。

黑夜中，只见她步履艰难地迎着狂风向车站走去。“妈妈你看，黄姥姥真大。”几双含泪的眼睛向小手指的方向望去，在路灯的辉映下，她的身影是那样的高大。

泪水已流到腮边，默默地无人讲话，然而我们心中都在叨念着：“好好干，绝不能辜负她老人家。”“快分房吧，分了房，第一件事就去接她，接回她——我们慈祥的妈妈。”

报告文学的价值

——读《冬之歌》

陈祖芬

我南下跑了蛇口、常州、上海等城市采访住房问题，回到北京只想把自己“软禁”在陋室里，心无旁顾地写一篇报告文学。现在，住房问题之外的任何事情来分我的心，对于我都是一种苦恼了。

我桌上等着我回复拆阅的一堆信里，有一篇小报告文学《冬之歌》的清样。作者是京棉一厂的女工。作协的同志要我给此文写评点。我是不能不写的，理当写的。但内心深处又何尝不希望这一类的事能在我写完手头这篇好几万字的报告文学之后。我的脑库里塞满了关于住房的信息，实在塞不进别的东西了。

我拿起《冬之歌》。怎么？也是写的住房问题？也是！

报告文学作者，就是要去写人们最关注的事物。这也正是报告文学的价值所在。住房问题是个爆炸性问题。难怪《冬之歌》发表后作者收到那么多读者来信了。

住房，牵涉到地皮、造价、分配、商品化等等问题。更何况几十年的极左路线下，住房比起阶级斗争来，是不足挂齿的。只是到了三中全会以后，工资开始提高了，物质生活变得丰富了，精神世界日益开阔了，人们需要有空间放上电冰箱、洗衣机，需要有安静的书桌读书、研究，需要两代人分居获得更多的精神自由，需要有不漏雨的屋顶和不传音的

墙，下班之余可以享受家庭的乐趣。积几十年的住房问题，爆发出来了。

我去过上海的一个民间的自发的换房市场，或者说是换房的自由市场。每天下班后，人们自发地在那儿集中了。墙上、电线杆上贴满了换房的启示。有个人紧靠着电线杆站着，一手举着一张写着他家的换房条件和换房要求的硬纸。面孔是木然的，显然是因为站立太久。倒好象他已经被固定在那根电线杆上了。一行行停放的自行车上，也挂着一个一个纸牌。有个长腿青年跨坐在自行车上，一手机械地举着牌，一手举着本什么数学书在啃。

这只是些静态的细部。整个场面是动态的。一个个举着自制的纸牌嚷嚷：“一换二要不要？”“二换一要不要？”（即一套大的换成两套小的，或者相反。）“25平方米要不要？”更有一人极认真地举着写着密密的小楷的长长的白纸，急切地告状无门似的。

时时有人问我：“你的面积是多少？”自然这是指住房面积。再不就是：“你住什么地段？”“你是什么房子？”

我是房子？有这么多人要求互换住房，还要来问默默旁观的我？无非是想从没希望处找希望。我很想和他们对话，只要我撒个谎，说我住什么房想换什么房，便可以开始洽谈了。但我不能耍弄这些诚心诚意换房的人。

自然是诚心诚意地想改善一点居住条件，要不干吗下了班不在家待着跑这条街？那边嚷嚷起来了：“换房么，谁都想越换越好，谁都不想吃亏。换房的时候雷锋是没有的。”

一阵哄笑。取乐而已。

偏有一位孤身老太太，30多年了一直寄居在别人的家

里，眼看就要退休了，厂里给了她一套两居室。她拿了住房证和钥匙就到一个借农民房住的女工家里，把女工一家三口让到她那套两居室的大屋住。两年过去了，她又把她那间小屋让给一个快要生孩子的女工住。她自己又开始了寄居他处的生活。

这便是《冬之歌》的故事。于是《冬之歌》荣获奥琪杯征文奖的最佳奖。我说“于是”，因为题材的选择是报告文学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尽管这几年造的新房之多，使我常常觉得太难为国家了，但是住房问题依然是一个牵动千家万户的最敏感的区域。所以这篇小报告文学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反响，理所当然地会获奖。

报告文学，离开了人民的心声、祖国的命运，便没有了自身的生命力。

报告文学作者的思想，不能不和时代一起变革，一起提高，否则便难以给人新的启迪和思考。

《冬之歌》的结尾处，呼唤着“快分房吧。”但，住房要是只靠分配，便永远难以解决苦乐不均、难以根除住房分配中的不正之风。一种新的观念正在形成：住房是商品，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之一，解决住房问题，首先要改革住房制度，推动住房商品化。

住房制度的改革是一项配套工程，自然不能要求一篇短短的《冬之歌》涉及。不过，结尾的“快分房吧”，使人感到工人在住房面前的无能为力，感到一种对未来的等待，而不是争取。

一个现代化的人，应该在一切方面都是主动进取的。我们的报告文学，也应该在一切方面都提醒人们的主动进取的

精神。当然不能这么要求一个年轻纺织女工的处女作的。我只是这么想了，就这么写了。其实我自己，我们每个人，不都有很多很多的旧观念？

于是改革便有很多很多的阻力。

于是报告文学便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

于是报告文学队伍便需要很多很多的新的补充。欢迎你，《冬之歌》的作者刘静！

一张素描

曹跃进

这是一张素描。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必须隐去主人公的真实姓名。

要画的，是她。当然，还有他。

他们是一对恋人。曾经是，也许仍旧是。

他们出生在两个互相熟识的家庭。他们的父母是故交，像生活中常有的情形那样，她和他自幼相识，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童年，然后是少年。随着生命之树的年轮不断扩展，他们长大了，相爱了。她喜欢美，他也喜欢。她喜爱绘画，他也喜爱。他们在一起谈论达·芬奇、米开朗其罗和拉斐尔，在一起欣赏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大卫强健的躯干和西斯廷圣母善良的眼神。他们同师一位先生，学素描。

素描是绘画的基本功。他们都知道基础的重要。对了，任何建筑都需要基础，坚实的建筑需要坚实的基础。

她画了很多，他也画了很多。老师说，你们画得不错。但不能尽画石膏，应该画活人，不仅要画形，更要画神。

他决定花钱去画模特儿，当然也画裸体模特儿。

她决定去当模特儿，当然也当裸体模特儿。

他不同意她去当模特儿。她却固执地做出了决断。

背着他，她做了两个月的模特儿。

1985年4月初的一天，在中央工艺美院的一间画室里，纱幕拉开了，灯光柔和地投射到模特儿台上，罩住了她匀称的

身体，洒满她微黑的肌肤。

静谧的画室内，只有炭笔在画纸上画动的“沙沙”声。忽然，她看到了一双眼睛，一双熟悉又有些陌生的眼睛。是他，正是他！

心砰然一动。

.....

也许她很激动。对了，她能为他的绘画尽力，也许将来他的成功中间有一份她的不可替代的辛劳。

也许他很激动。对了，面对着她，也许他能画出一幅空前成功的作品。难道成功不是他和她期待已久的吗？……

时间到了。她穿好衣服，走到他跟前。看到的是一张洁白的画纸，一尘不染。看到的是一根炭笔，折成了两段。还有眼睛，那双熟悉又有些陌生的眼睛。

沉默。难以名状和难以忍受的沉默。

“分手吧！”他说。

“你画过那么多模特儿，为什么不能画我？”

“我画一百个模特儿，也不能让你当一次模特儿！”他走了。

回到家，她画了一张素描，画的是自己。

老师说，这是一张很好的素描，神形兼备。

素描是绘画的基本功。对了，任何建筑都需要基础，坚实的建筑需要坚实的基础。

这是一张素描。我画得一定不如她，可能，远不够神形兼备。但我希望着她和他的理解，希望着读者的理解，理解她，也理解他。

“理解万岁！”

理解与支持比什么都宝贵

——读《一张素描》有感

周 明

奥琪杯的征文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它的意义和作用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它引导作者关注改革，反映改革；既表现了蒸蒸日上、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又描绘了纷繁复杂的变革状态，用生动活泼的笔触把崭新的时代风貌形象地推向读者面前。二是它倡导了报告文学的精短。现时的报告文学，篇幅之愈来愈长，内容之格外冗杂已成“时弊”，奥琪杯征文的发起和提倡小报告文学，是适时的。因为中国进入改革之后，生活的急剧变化，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变得迅速起来。大家都忙于改革，自然改革中也需要精神食粮的不断补充，但是时间毕竟有限，想阅读的作品，就希望是短小精悍的，而用极少的时间获得极多的收益。近几年小小小说的盛行已为我们传递了这种信息。那么小报告文学，不是也可以从生活的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捕捉和描写现实变革的一个镜头，一个片断、一个印象，刹那的动人神采，某一事端所引起的思索，某个人物的沉浮给人的启示等等。总之，凡是生活中引人瞩目和大家关注的人和事，生机盎然的风物，可资参照的信息，信手拈来，凝成短小精悍的作品，相信会受到当今读者的欢迎。

因此奥琪杯的征文吸引了我。应征的作品我除了平日在北京晚报上陆续读过一些之外，评委会的路遥同志又要我特